真诚是最好的利器

——读范墩子小说集《城市鼹鼠》有感

裴晓敏

读书时间

每当想到“芸芸众生”这个词语时，我就不由自主地陷入一种虚无主义中。作为“芸芸众生”中的凡夫俗子，总觉得自己连浩瀚宇宙中最不起眼的那颗星星都比不上，反而更像苍茫沙漠中的一粒沙尘。

这份卑微且渺小的自知，总是让我一遍又一遍地苦苦思索“活着”的意义，直到读完了范墩子的新书《城市鼹鼠》，我才恍然在一个又一个朴实却深邃的故事里找到了答案。我像一个毫无准备的人，原本只是计划着下楼去买份早餐，不料却被范墩子笔下的人物和故事所吸引，一步一步跟着他们步入时光隧道，开启了一趟没有终点的心灵之旅。

《城市鼹鼠》是范墩子2026年最新出版的一部短篇小说集，尽管个别故事我之前就已经读过不止一遍，但收到新书的时候，我还是迫不及待地撕掉塑封，迎着晨光，如饥似渴地读了起来。

这些年来，我几乎读过范墩子的每一本书，不论是长篇小说《抒情时代》，还是儿童文学《山羊的尾巴翘到天上去啦》，以及哲思随笔《小说便条》等等，他的每一部作品都让我惊叹和佩服。一个如此高产的作家，几乎每年至少出一本书，而他的作品中却没有一句话是敷衍的、浅薄的、随意的。

我在范墩子的字句中读到了别人的故事，也读到了属于他特有的思想和人生智慧。对于一个青年作家而言，或许他的人生阅历还不算丰富，然而这份生活上的简单并没有影响作品的厚重，尤其是这部《城市鼹鼠》，全书收录了13篇小说，每一篇都像一个经历过世事沧桑的老者，坐在幽深的山洞中，点着荧荧烛火，一只布满青筋的手捋着胡子，嘴角挂着意味深长的笑容，向围坐在他身边的旅人，讲述着关于生存、关于苦难、关于孤独的故事。

虽然他声音轻柔，语气低沉，但每一句话都像一块坚硬的石子，敲打在聆听者的心上，也敲打在我的心间。我微微皱起眉头，心脏有些疼痛，还没有听完第一篇《声音》的故事，泪水便像溪水一样溢出眼眶，在脸上汇聚成小河，静默地流淌着。

“活着”的意义是什么？活着的意义绝不是苦难，也不是孤独，更不是虚无。或许恰巧就是那颗扎根在苦难土壤中的种子，不屈服、不气馁，没有自暴自弃，没有怨天尤人，只是无可奈何地接住了命运的安排，并且悄无声息地将一切苦难扛在了肩上，哪怕这份苦难堆积成一座大山，它也要倔强地从岩石缝隙里爬出来，迎着风，眺望着蔚蓝的天空，最终开出一朵花。

《城市鼹鼠》小说集中的每一个人物都像一颗种子，不论他们面临怎样的生存困境，都在努力寻找着“活下去”的意义，就像《乌鸦出门去了》里面作者写的一句话：“她们适应了沉默，就像崖上的野草，只是在风里轻轻摇摆。”

读到这句话时，我的心又被敲打了一下。是疼痛，是无奈，是屈服吗？都不是。是理解，是怜惜，是感同身受。我在故事里的人物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随她们一起迷惘，一起痛苦，一起寻找，一起逃离，一起遗失……

人生中的很多遗憾，就像一个个曾经溃烂的伤口，随着时光流逝，已然结成了痂，变成身体的保护膜，让我们更加坚韧，更加强健，更加牢不可破。一个人，一旦见识过苦难的真实面目，便也就了解了生活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

范墩子用看似荒诞不经的故事，为我们一点点揭开生活的真相，虽然很多时候，这份真相是残酷的、冷漠的，甚至是绝望的，但他却怀着极度的坦诚，勇敢地面对读者，因为真诚就是最强大的武器。正如他在接受《文化艺术报》采访时说的那样：“不随意写、不夸大写、不扭捏着写，这是我对自己的要求。对待语言，绝对要真诚，永远不要想着去糊弄读者。就像农人一样，从不糊弄土地。谁糊弄土地，土地同样也会糊弄谁，到头来，颗粒无收。”

早安，鹤城

孔权利

太阳从东龙山升起
仙鹤从丹江上掠过
金凤山，用聚纳的灵气
催开无数的花草
晨露映着黎明的微光
冷风从秦岭北坡吹向南坡
以四季更替的伟力
给峡口的黄栌叶披上红装
给仙娥湖的碧水送来秋波
接着，把发展的愿景写入生机勃勃的州城

早安，鹤城
我从苍茫秦岭走来
芝草的丰茂、青松的高直
都是我一路崇拜的图腾
小溪从山涧流过
像是流过无数黑白石块组成的琴键
喜鹊哼唱
秋风吹着最美的伴奏
麋鹿经过的小路
采风者走了许多回
秦岭云横，枳花驿墙
与唐朝的明月一道历经沧桑
想象着，用千山万壑的褶皱捏出
滋养万民的包子，用康养之都的商洛蓝
画出一眼望不到头的广厦
画一片花海，画一圈篱笆
也画一缕人间烟火

早安，鹤城
我站在莲湖畔的城墙上
看大云寺的桃树正在佛前打坐
卧虎岭的奇石正在风中蜕变
如同莲花山的星星洞一样
都在等一个机缘
对于这些，我时常以梦为马
可能在熊耳山的云海下踌躇满志
可能在江山的瀑布前豪情满怀
也可能时光被风吹走
永远在路上砥砺前行

诗潮



商洛山　（总第2953期）

刊头摄影　全玉民

故乡那片白杨林

刘军民

记住乡愁

故乡的那片白杨林，曾静静地守在村间小路的两旁。这条路的南端连着国道，北端直通我小学、初中时的校门，是我走得最久、记忆最深的路。路旁的一棵棵白杨，托住了我童年与少年的梦想，也藏着我半生扯不断的乡愁。

最初，国道紧挨着乡村中小学校门而过。后来国道被挪到了河边，新旧道路中间相隔二百多米，全是庄稼地。为了方便娃们上学、村民往来，村里就在田地里修出一条约莫四米宽的土路，把河畔的国道和校园连起来。

这条新修的土路，成了我们劳动课的好去处，任务便是平整路面，铺填砂石。每到劳动课的时候，班主任便带着我们来到路上，从河道里抬沙运石，额头上的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我们拿铁锹推平坑洼，用筐抬土填满坑洼，在路面再撒上一层砂石，然后一遍遍地用脚踩实。

路修好之后，为固土挡风，添一点生机，学校组织我们在路两边栽下一溜儿小白杨。初春土暖，我们跟着老师挖坑、栽苗、挑水浇灌。幼苗细弱，经不住狂风和烈日的折磨，常有树苗枯掉。我们就年年补栽，精心管护。春去秋来，我们在教室里读书长大，小树在泥土里扎根生长。

年少时，心里总盼着这些白杨扎稳根，向阳伸展，枝繁叶茂，用浓荫庇护小路上。一年又一年，小小的树苗伴着我们的脚步，默默扎根，奋力向上伸展。无数个傍晚，我独自走在林间小路上，道路两侧白杨密密排开，林子幽深，林间鸟兽轻鸣，不扰行人。风吹枝叶沙沙响，如同老友静静守候。这条砂石路、这片白杨林，给了我一段最安稳、最踏实的时光。

几十年光阴一过，当年的小树苗长成参天白杨。一棵棵树挺直身子，枝叶相连，成了一片林子，成为故乡村口最动人的一道风景。小树已然成了大树，立在小路两旁，枝杈交错，绿荫铺地，忠实地守着这条让我已足足走过半生的老旧土路。盛夏时节，白杨枝叶如伞，林间有风穿过，消解暑气。过路的行人、玩耍的孩童，都爱在树下歇脚闲谈。待到深秋，黄叶一片片落下，铺在路面上，风扫树叶，沙沙作响，是故乡温软的私语。

后来在外求学和工作，走过城里的宽阔大道、繁华长街，心底惦念的依旧是故乡这条小路与白杨。每次回乡，踩上砂石路，看见路旁高大的白杨，漂泊的心才算落定。四十余年相伴，路的模样没变，树的绿意常在，乡愁岁岁生长，绵延不绝。

可世事总要有取舍。十多年前，乡村道路拓宽改造，这片伴我长大、护我少年时光的白杨林被尽数伐去。一夜之间，绿荫消散，林间风声不再，那镌刻青春的景致，遗失在岁月里。

林子没了，老路也换了模样。从前窄小、只供人力车和小车通行的砂石小路彻底翻新拓宽，修成宽阔的柏油路，大小车辆往来顺畅，村子面貌焕然一新。

如今，这条路再也没有扬尘、泥泞，不必再担心踩一脚黄泥。虽然路越修越好，出行愈发便利，但心底反倒空落落的，再也寻不回当年那片郁郁苍苍的白杨林，见不到少年时节那片林间盛景。

那远去的白杨林，留住我的童年，温柔我的少年，沉淀我这一生绵长的乡愁。

我与高铁的故事

写给母亲的信

雨善

妈：

前天下午，我从西安回咱商洛，坐高铁。打个盹就到了，还做了个梦。

一

一上高铁，我放下桌板，掏出手机刷了几下，眼睛打架，打起盹来。您当年老爱打盹，晚上纳鞋底子，陪我看世界杯，头就像磕头虫一样点个不停。我可能随您，爱打盹。

一入睡，我就梦见咱俩挤火车，是去张家口看大舅。上车时，您拥到前面，一只布鞋被人踩掉，我挤着退出来，扑到铁道轨边，刚一伸手，火车开动，我的胳膊被撞断，我狂吼：“哎哟妈呀！疼死了！”

“同志咋了？到站了，吼啥呀。”

乘务员摇醒我，我一看手机，已到咱商洛了，还不到半小时。

二

我想起来了，那是20世纪80年代初。暑假，我陪您去看大舅。您早早就拾掇好咱家乡的土特产，有苞谷糁子、黄花菜、绿豆、拳芽、核桃等。枕头样的帆布包包，满得拉链都拉不上，您还想再装。

那一夜，您几乎没合眼，一会儿起来看看这儿，一会儿起来翻翻那儿，看还把啥忘了装。我想，您是第一次坐火车，一定还会寻思着会不会晕车，咋样上茅厕吧！

鸡叫二遍，您就起来做饭，鸡蛋挂面做好，才到后院叫堂兄。饭后，您又装上几个黑不黑白不白的蒸馍，让堂兄帮忙用背篓背上四个大包，打着手电筒，深一脚浅一脚走了近两个小时，才到棣花街。一路上，好几次我要换着背，堂兄不让。您也说：“你哥力气比你大。”

公共汽车到了，堂兄上到车顶绑好四个大包，扶您上了车，他才返回。车上只剩一个座位，我让您坐，您说爱站，坐不惯，坚决不坐。

车翻过商县麻街岭，到黑龙口已经中午，在车站食堂要了两碗汤汤面，您把您碗里的面全捞给我，用汤泡馍吃，还说蒸馍一泡软软的，吃着美。

车又翻过秦岭，黄昏时才到西安火车站。您在家就把两个包绑在一起，用麻绳绑得很牢，胸前一个，背后一个，像褡裢，看着您难民样儿，我心里五味杂陈，您却一直笑呵呵。我和您一样，也扛着两个包。

到候车大厅，您用粗布衬衫袖子擦了擦座位，把包包摞起来放着。说，都是吃的，要放到干净处。

我去买票，您看东西。卖票排长队，等了个把小时，才买到两张站票，晚上十点从西安开往北京的。我小跑到您身边，说吃点啥？您说不饿，用搪瓷缸子泡点馍，垫吧垫吧就行。您又说：“你去买点吃的去，轻汉人不耐饿。”

排队上火车，您紧张得手抖，人都扑着、挤着，您却两手紧紧护着包包，刚踏到火车第一个台阶，后面人踩掉您的布鞋，您喊：“儿呀！鞋掉了。”我一低头，见您右脚成光光了，布鞋被人踢到一边，我推您先上车，您把我肩上的两个包扛到另一个肩上，我跳下车，给您拾鞋。

车上人挤人，我从人缝里钻到您身边，要接过那两个包扛着，您非要抱到怀里。还说：“妈天天干重活，这有啥怕的。”我反复劝说，您才同意我扛那两个包。

火车走了三四个小时，站的人松开点，大包能放到地上，您掏出报纸垫上，您啥时带的报纸我都不知道。地上的四个大包，您用两个脚保护着，生怕别人踩了。

我从开水房接来一杯开水，让您多喝点，您小声对我说：“不喝，也少上茅厕。”我说：“火车上有厕所。”您说：“不习惯。”

到第二天黎明，火车到郑州这才空出座位，您坐下，把行李包放到怀里。您又是一夜没眨眼，眼睛东抡西瞅，看车上的人，看窗外的景。

看到平原上不见一点山，您问：“这地方一眼看不到头，咋连一点山都没有？”我说这就是华北平原，全是打粮食的地方。“噢！人家这地多得怕怕，咱那儿一人才几分地。”您自言自语道。

在火车上，您坚持不吃不喝，我饿得受不了，喝开水，啃蒸馍。

到北京站是半夜一点多。出了车站，见远处一个西瓜摊子，我跑过去买了一个，没带刀子，您一拳砸烂，我们一人一半，猛吃起来。咱娘儿俩满脸满嘴都是吃西瓜留下的痕迹，不由我想起《西游记》动画里的猪八戒吃西瓜的样儿，笑起来，您也跟着笑。您把西瓜皮里的红瓤吃得一点不剩了，才把瓜皮扔到垃圾箱里。

我又跑过去问卖瓜的，去北京南站咋走？他说坐几路，到哪儿，又倒几路公交。

从北京到大舅那里，还得坐六七个小时火车。

这次从老家到大舅家，坐汽车、火车，再坐公交、再坐火车，走了近三天，您一路没打一个盹，满脸兴奋。

三

前几天，大舅给我打视频电话，他激动地说，看到从老家有直达北京的高铁，五六个小时就到了，他和我妗子一定要坐高铁回来。大舅已是90岁高龄，精气神还是那么好。说到我们当年去他那儿，他眼含热泪，说：“那年你和你妈把罪受了，你妈要在，现在半天就到了。”大舅还说他梦见您，还是您干活不知累的样儿。

我还想起，1980年我师范毕业，一工作，您就让我给大舅写信，代您问候。我那时教数学，文字功底不行，您多次催促，我才写。信写得不好，总要修改好几遍，这才刺激了我，下功夫学写文章。后来爱上写文章，还写了几本书。第一本书出版，您高兴得见人就说：“我儿能写书了。”您不认识字，外甥来看你，您小心翼翼从手帕中取出书，叫给您念，您边听还边说：“嗯，这说的是事实，哎，这说的不真。”外甥把书折了，您狠狠地教训：“你大舅的宝贝蛋蛋子，你咋不稀奇呢？”

四

妈！您和我爸离开我们十五年了，我想说的话，几天几夜都说不完，要写出来，得几大本书哩。

写了上面这些，就让我爸给您念念。至于我这封信你们怎样找到，我爸是老邮电工人，他知道邮箱在哪儿。

此刻，我却心里犯难：这封信咋寄到你们那儿？要不您给我先托个梦，在梦里我先给您念念，您听了再告诉我爸。



商南民谚（漫画）　牛新平　作

本报社址：商洛市北新街西段59号　邮政编码：726000　办公室电话/传真：2313480　2325222　广告许可证：6125004000002　广告公司电话/邮箱：2317997　282833619@qq.com　定价：每月36元　印刷：商洛日报社印刷厂　电话：2312541